

# 旅行

梅非斯特

## 酒店

一個約三十歲的女人，臉色陰鬱、蒼白，座落在小酒店的角落，專注著盯著桌上的檸檬切片發呆，左手戴著毛質灰色手套支撐著下巴，右手軟弱的靠著桌緣。吧台有幾對年輕男女高聲談笑著。孟克「吶喊」複製印刷的旁邊，一位老人把方糖放在指尖，緩緩一點一點捏碎，放進口中。

酒精在我腦裡不斷地產生化學反應，有點恍惚，離開充斥著煙味的場所，漫步走在街頭，從泰晤士河吹來的晚風像河水一般緩緩流動。昏黃的街燈，前方稀落的人影，微風的街道。我的影子不安份地搖曳，時而領

先，時而蜷曲在身後。回到旅館後，連淋浴的力氣都喪失了，往不舒適的床用力一躺，不久就進入夢鄉。

## 溫柔錯覺

醒來已經是早晨十點多，餐廳只剩我和一對老夫婦，我一邊吃著麥片喝著柳橙汁，一邊計劃今天的行程，累積四天的髒衣服，還未到過的旅遊據點，大略的將行程記在小記事本，到櫃檯清楚的問明投幣式洗衣店的位置，標在地圖上，就扛著整袋衣褲，騎著腳踏車出發。

我在洗衣機前讀著使用說明，才尷尬的想到沒有洗衣粉，我搔著頭想辦法，旁邊一位老婦人似乎發現我的窘

境，熱心的遞洗衣粉給我，我彆扭的說聲謝謝，丟進衣服，灑上洗衣粉，塞進錢幣，確定洗衣機開始轉動後坐在婦人身旁。

老婦人對著門口閒晃的丈夫微笑，丈夫在門外踱步，為什麼他不進來陪著她而卻在門外曬太陽呢？不知道，或許相處很久的夫妻間存在許多定則。我靠著身後的烘衣機，呆呆的望著轉動中的衣服，乾燥衣服特有的臭味，洗衣機囁囁的聲音交錯著，很後悔沒拿本雜誌或小說減緩等待的無聊，一直等到洗衣機脫完水，將衣服丟進烘衣機，我決定先到超市和附近閒晃。

回來時那對夫婦已經不在了，而衣

服還沒乾透。傷腦筋，嘆了口氣，我將它們裝進袋中。

就這樣騎著腳踏車提著衣服、食物，看著街頭的巴士，公車站牌旁看報的兩三個男人，抽著煙的流浪漢。透明微藍的天空，所有景物附上淡淡的光，好像失焦一般。長久注視著，我開始產生一個可笑的錯覺，以為自己已在這城市。這個街道生活很久，眼前的一切熟悉而親切，行進的速度變得緩慢，我被某種溫柔所擁抱。

### 被窩報導

在報紙上讀到一則有趣的文章，開頭寫著「三點看日落，有點想去死」。

內容大略說，由於倫敦冬季三點就天黑，使得人們長時間活在夜裡，讓人容易頹喪，造成英國人冬季自殺率高，報導末段奉勸到英國長期定居的異鄉客要樂觀、堅強的忍受漫長的黑夜，不要被思鄉的情緒打倒了。

好文章，我想。文句扼要有趣，標題新穎有創意。

我想起住學校宿舍，同層樓的鄰居，他不論早晨有幾堂課總是每日懶

散地睡到中午才起床，溫吞地刷牙洗臉吃午飯。當他轉身往窗外凝視，才發現天色漸漸暗下來，日復一日，在疲憊陰鬱的黑夜中徘徊。

### 列車

清晨的雷雨沒有預兆地落下，天空被烏雲所覆蓋，濕透的褲管讓人不太舒服。

不自覺十日的旅程也到了終點。我從維多利亞車站搭著通往機場的火車，車過了幾站，陸續有稀落的旅人來去，有一位男人坐在我的身旁，我正專注地看著小說，並沒有注意身旁的人。

他突然開口：「卡繆的「異鄉人」有很多細節蠻有意思的。」

微微轉身看著他，來自同島嶼的旅人，我笑著說：「我正在看第三遍呢。」

「一般人要這麼熱心的看一本書蠻不容易的，為什麼那麼喜歡呢？」

「不知道，大概是懶得看其它的書吧。」我說：「你呢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這本書有哪些片段讓你印象深

刻？」

「嗯。」他搔搔右邊的眉毛。「也還好，只是常覺得自己跟主角很類似。」

在母親的喪禮中無動於衷，對很多事漠不關心，以自己所架構的價值觀偏執生存的莫梭，我想。

我們開始與高采烈地討論莫梭在關進死牢後與神父的對話，當時主人翁心中吶喊所隱示的含意，隨後又討論幾個作家，國內翻譯作品的好壞和一些新作品純幻想的無病呻吟。好久沒這樣跟人聊這些話題了，我和男人的距離開始拉近。

男人留著滿下巴的鬍渣，有些地方又細心修剪過，看樣子有留成山羊鬍的打算。

小時候留美回來的一位鄰居大哥，一樣有著長而粗的鬍渣，他常喜歡抱起我，用鬍子刮我的臉。每當我在遠處看到他，總會試著閃著他，我喜歡跟他玩貓抓老鼠的遊戲。

突然間火車慢慢地停止，廣播說前方鐵軌積水，臨時停車。離飛機起飛還有五個小時，應該不需擔心。

男人問：「你是一個人來旅行的

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你也是呀？」

「我是和老婆一起來的，但她先回家了。」他從皮夾子拿出跟老婆的合照。

那女人竟然就是酒店中的憂鬱女子。傷腦筋，我想。

我試著問：「你老婆幸福嗎？」

他張大眼睛笑著：「有人形容你談話的方式很特別嗎？」

「這倒沒聽人說過。」

雨不停地敲擊著窗子，遠處的森林、覆蓋天空的雲顯得鬱悶潮濕。

我們之間沉默很久，我默默看著書，男人緩緩用手摩擦下巴。前方積水似乎不見改善，車子沒有想動的念頭，一部份人紛紛改搭其它的交通工具，只聽的到雨聲。

### 男人與妻子

「妻子在這個城市選擇離開我。」

男人說：「是她自己提議要到倫敦避暑。散心的呀！到最後卻沒留下一句話離開了。」

「會不會是遭綁架或有其它意外呀？」明知她曾在酒店中啜泣，我故

意這樣問。

「不可能的，她是深夜從我身邊離

去，而隔天發現存款少了一大半。」男人平靜的說，淡漠的有點反常。

「不感到憤怒或訝異嗎？」

「或許你會以為我跟妻子存在很多問題。」男人嘆氣：「我和妻是學生時期一見鍾情，相戀，長期的感情考驗而結合的，在將近十年的歲月裡，我們之間鮮少不愉快，平淡而規律，物質和性生活都維持的很好。就我而言，和她擁有的一切是幸福的。我尊重她，信任她，給她很大的空間，我認為妻也喜歡這樣的生活。她毫無預兆的離去使我無法理解。厭倦夫妻生活？厭惡我？外遇？其它原因？」

「再來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大概是靜靜的待在家等她吧。」

「不試著尋找嗎？」

「是妻自己選擇離棄這個家的，也選擇不給我機會溝通辯白，大概只能等她自己回心轉意吧。」男人聳聳肩。

火車開始緩緩起動，身後傳來乘客騷動的振波，景物不停後退，延伸。我想著「異鄉人」的主角為何在母親

的喪禮中如此冷淡，甚至只關心頭頂上的豔陽是否過於炎熱。

我試著問：「一直等待著，不會感到寂寞嗎？」

男人沉默片刻。他說：「在妻子離開後，我依舊循著原先商量好的行程，希望能跟妻偶遇：：怎麼說呢，漸漸發現妻子不在身邊，對我而言並沒有任何差別。有妻在身旁一起生活固然很棒，但自己一個人面對餐桌、啤酒、沙發，並沒想像中的不幸呀。」

我皺著眉頭看著他的側臉，而他似乎沒發現的繼續說著：「但我喜歡我的妻子，她的善體人意、溫柔、漂亮，我會耐心等待她回來。」

### 返鄉

辦完登機手續，行李貼上標籤，交給航空公司托運，我看看手錶，打著哈欠，在機場門口的長椅上坐下。

雨停了，天上的雲露出一點縫，太陽光灑落地面。梅雨放晴後發散的柏油路味道，水窪折射閃耀的夏日陽光。好想吃香草冰淇淋！我說。

有一天我和鄰居的大哥哥發生一點

不愉快，不久大哥哥臉色凝重，不像開玩笑地問我是不是討厭他，當時我嚇一大跳，愣了一下，什麼話也說不出口。之後我們就很少膩在一起了。

至今我仍想不透大哥哥爲什麼這麼認爲，其實我對他存在著很深的好感的，我曾無心說了讓他傷心的話嗎？我胸口一陣緊縮，我只是不擅長表達情感罷了，我急急忙忙想說明些什麼，但没人肯停下腳步，我隨著一群人跨大步伐前進，很多事是不需要辯白的。

時光流逝，匆匆的旅人在靜謐之夜遺失模糊的回憶。旅人說：「並不是太悲傷的往事，只是單純地遺忘罷了。」；卡繆說：「第一次，第一次我向宇宙溫柔的冷漠打開心扉。」；愛德華孟克說：「我聽到一種有如穿透自然的吶喊。」；男人說：「妻子不在身邊，對我而言沒有差別。」；女人憂鬱地坐在酒店角落；鄰居大哥哥問：「你是否討厭我？」

我討厭夏天；討厭夏季令人窒息的氣味，灼熱的豔陽；討厭夏季的午後雷陣雨；討厭夏季外出或旅遊；除了這些，其它倒還能忍受。

我盯著起航時間表和廣告看板，準備搭回家的班機。

張靄珠老師：

文筆細膩，對景致、意象的描繪十分貼切。可在人性上多加揣摩，對於「流浪」以及「旅行」這個主題亦可在現實和象徵層次多作更深入的思考。

劉龍勳老師：

沒直截點破荒唐之味的旅遊，技巧已有可取之處。

潘呂棋昌老師：

全文分成酒店、溫柔錯覺、被窩報導、列車、男人與妻子、返鄉等六個段落，而段落之間的連繫性並不強，使得全文的結構顯得十分鬆散。且作者與鄰居大哥哥之間的感情，與文中分手夫妻之間的感情，二者並無明顯對照或平